

“New Century’s Black and White Wood Cut Seminar” Held in Chongqing

Chongqing Normal College Design Department

重庆召开“新世纪黑白木刻研讨会”
与会者一致表示要创黑白木刻版画的新辉煌



2001年10月4日，由重庆市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主办、重庆师范学院艺术设计系承办的“新世纪黑白木刻研讨会”在重庆召开。参加研讨会的人员有：《美术》杂志负责人王仲、重庆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徐仲伟教授、重庆师范学院副院长黄翔教授、著名版画家林军老前辈、重庆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兼版画委员会主任江碧波教授、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教授、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吴应骑、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系主任钟长清教授、邹昌义教授、李仲教授、邵常毅教授、西南师大美术学院院长张启文教授、重庆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戚序教授、副主任黄作林副教授、邓旭副教授、重庆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陆平副教授、重庆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钟纪明、重庆美术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沈晓虞、重庆美术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徐亮、重庆版画家邓成用先生、何意富先生、杨悦（商学院教师）、黄茹（重庆师范学院艺术系教师）、付继红（四川美院版画研究生）以及胡忠键、贺华、吴培秀等同志。会议由江碧波、戚序主持。会议在团结、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与会者就当前黑白木刻问题提出了学术层面的讨论。

首先由江碧波发言，她说今天大家聚在一起，我们感到特别亲切，我们在座的都是熟面孔，也延伸到了其他一些专业，有些同志虽不是主要搞版画的，但是都具有深厚的版画情结。今天这个会是由重庆美术家协会、版艺委会和重庆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这一次是新世纪黑白木刻研讨会，大家深感黑白木刻还是版画的正宗，而且是重庆的特色，在重庆具有雄厚的基础，我们应该有义务把它更好地丰富起来。另一方面，特别是王仲同志在百忙之中，在这个双节期间来一起庆祝节日和开这个会，也是非常难得的，今天这个会议，有重师党委书记徐仲伟教授和黄翔副院长的参与和支持，对版画的推动是有意义的。我们重庆版画家对黑白木刻是最有认识的，过去四川美协在重庆就是被称为“版协”嘛，当然这是个戏称，是说明有很好的基础。现在黑白木刻和其它版画画种都有长足的发展，我们曾经召开过全国版画语言研究会，今天我们再次推出，就是想要再创造一个黑白木刻版画的辉煌。

接着王仲说：重庆黑白版画在中国版画史上的影响都是很大的。这次在双庆的节日气氛下来到重庆给大家见面，非常高兴。我一进会场看了这个标题，我认为这块布不能小看，像这种会议单独以黑白木刻为主题的我们已经久违了。二十年来，版画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专门研讨黑白木刻的会确是很少的，重庆是一个抗战文化的重要的城市，中国版画发展的重要地方，这些是二十世纪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跨到了二十一世纪，我想我们到了新世纪之初，是早该把这个话题比较突出地提出来了，我们这个黑白木刻版画在二十一世纪还要不要发展，黑白木刻在二十世纪曾经创造了辉煌，已成为了过去，抗战时间也过去半个多世纪，人们逐渐有点淡忘，我想这个新世纪、新的千年，我们这些执着于版画的（有些同志终身为版画奉献自己一生智慧和才能）的版画家，我们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初，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坐下来研讨一下，我们二十一世纪的版画，特别是黑白木刻该如何发展。我想这个会议的召开本身在我们二十一世纪美术史上写了一笔，说明我们的版画家，特别是重庆的版画家没有忘了过去，而且二十世纪的中国版画传统在二十一世纪要继续下去发扬下去。重庆的版画对人民群众那种思想上的感染力很强，黑白木刻可以说我们许多人都是在重庆版画的影响下长大的，《红岩》这部书这么流传，和重庆《红岩》的插图是离不开的。当然，这几年版画已有很大的发展，这已是很好的事情，但我想我们不能忘掉黑白木刻，鲁迅先生说版画以黑白为正宗，这个问题如何理解还可以讨论，但无论怎样讲黑白木刻不应该断代，为什么不应该断代呢？并不是因为它有

优秀的历史传统，因为舍不得这个传统所以要继续。我认为从艺术的本体来讲，黑白木刻含有一种魅力，这个黑白木刻的魅力还没有挖掘尽，它还非常有限，它蕴藏的美是无限的。另外，黑白木刻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黑白作为色彩的两极，由它所构成的各种思想、各种感情、各种图像，是能够打动人的，所以说从艺术本体讲黑白木刻是有发展的，

从节奏美的角度来说黑白木刻是管乐的，市场经济以来，我们的黑白木刻受到一定的冲击，这需要我们版画家对其进行一定的调整，如何使黑白木刻更进一步适应人民的审美需要，我想黑白木刻是很有生命力的，重庆木刻在抗战时期非常辉煌，建国以后又有二次辉煌，四川版画家（重庆版画家）在新中国以后的美术史上，影响也是很大的。今天这个会预示重庆（四川）版画第三次高潮的到来，这几年我感到四川的版画家已跃跃欲试，都憋一股劲，要振兴一下版面，四川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教授钟长清说：最近十年之间版画的版种和内容发展得非常快，木版为传统的版画艺术大家还要继承。而近几年石版、铜版、丝网，包括一些综合版画的发展是相当快的，特别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石版，天津的丝网版画是相当出色的。14、15界版画展览相当出色，特别是15界版画展中金奖作品就是丝网版画，说明这三个版种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但是这个时候仍然有一大批的作者对黑白木刻非常感兴趣，包括我们学校的教师有专门从事石版的，有专门从事铜版的。近几年，这三个版种中，木板发展也是相当迅速的。我个人对黑白木刻产生了兴趣，我认为黑白版画是非常有魅力的，版画的发展有很好的前景。

与高科技的发展基本上结合到一起的，比如说丝网版画，从丝网版画的设备上讲，一般不下四五十万，技术比较先进，印出的作品比较好，而现在四川美院的丝网版画完全跟不上趟，不像天津、广西等艺术学院，我们的设备比较陈旧、落后。丝网版画是靠高科技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黑白木刻版画本身还有不可取代的优点，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重庆还有好多老先生现在还健在，这种传统不能丢了，以后还要立足于发展和竞争，我觉得，那些传统是非常有利的东西，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两次展览中，我发现重庆的黑白木刻画非常好，都有品味和个性追求，对黑白木刻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李焕民的《攻读》、徐匡的《主人》、江牧的《风景》和小品等这些木刻，功夫深厚。最近几年这种形式变化和观念变化过后，黑白木刻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北京、湖北等一些地方也有搞得比较好的青年版画家，他们观念上走的比较远也比较成功，这并不意味着把传统的东西丢掉了，传统应该发扬光大，这些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著名版画家林军：今天是重庆版画界和四川美院版画家的小聚会。版画的主要力量在四川美院、西师的培养也已经起来了，自学的版画家也在起来了。

著名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教授吴应骑强调说：刚才林军同志是活的历史在谈历史，江碧波和王仲都谈的很多了。我想谈的是另外一个话题，既然是研讨会，我们就要提点问题出来。首先，黑白木刻怎样来适应现实性、现代性、现代性，我想大家应该谈谈，黑白木刻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要思考它的语言在当代语境下如何来更充分地发展自己的语言特点是值得讨论的。黑白木刻是高雅的艺术，我接触到日本、德国的一些朋友，他们对黑白木刻就非常喜欢，他们并不需要那些“菜画”，需要有文化内涵的东西。关于黑白木刻，前面的一些同志已谈到，有传统有历史，有值得我们歌颂的东西，但是也要吸取经验教训的地方，值得我们总结。现在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了，我们的版画以后应该怎样发展，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应着重谈论的问题。怎样发展？我们有几代人，林军是重庆第一代的，李焕民、江碧波算一代，接下来的有第三代和第四代了，像我们在座的李仲、付继红就有很多新的东西，他们搞得不错，不象有些人哗众取宠，新的苗子很好，所以当时我是把我的已经定了的版面撤了拿给版画系的，这些作品给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思路。另外我们从老一辈版画家来看，王琦老师、江牧老师、黄新波老师给了

我们很多启发，我们仔细思索他们的作品，王琦、江牧先生的作品有种学者气，这点很重要，有文化内蕴，他们不赶潮流，也不看哪个的脸色，他们以一种平静的心境来搞版画，这点很重要。首先他们的文化修养很够。这个年代不是光搞技法的年代，而是要看文化素养。

四川美院版画系副教授李仲：我算是重庆版画界比较年青的一代，因为前面还有很多老前辈，比如林军老先生，江碧波老师那些比我们高几辈的老前辈。从我自己来讲，走向版画创作这条路，或者从事版画，跟重庆版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我出生在重庆，尽管后来有几十年在外地生活，后来又回重庆，从小就受到重庆版画的熏陶影响，小时候我对许多版画家的作品都非常熟悉，后来就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版画，根本没考虑过其它的画种，这与重庆版画对我的影响有非常深的关系。像刚才王仲老师讲的今天开这个会是从40年代到60年代到新世纪，重庆版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高潮的到来，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个研讨会。重庆版画具有很深厚的历史基础，这对于重庆地区的版画发展是很重要的因素，近两年版画复苏的现象已经开始了，就像我们百年版画展在重庆展出，我们同时也搞了重庆地区的黑白木刻到上海，邀请到上海进行两地联展，是纪念鲁迅先生诞生120周年，新兴木刻运动70周年。我们的展览带到上海以后有很深的感触。两地联展后发现重庆版画有很深的潜力。这些年从版画来讲虽然出现了版画比较低落，或者是市场不景气，但重庆地区的版画家没有受到这种更多的影响，他们是对版画艺术的热爱，一种真正的热爱，否则光谈献身精神，都不能保持这种热情，这些版画家今天继续搞版画的确是对版画的一种真正的热爱。黑白木刻版画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前面很多老师都讲了继承传统，我们在讲继承传统的时候要讲如何发扬传统，如何让我们的版画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是很重要的。我很赞同吴应骑老师讲的话，我想继承传统更多要继续老一辈画家的精神。作为新时代的到来，我们从版画艺术的本身，还要去探索它本身在这样一个时代应该用一个什么新的姿态出现是很重要的。另外张启文老师讲的对年青一代版画家的培养也很重要，我也很有感触。我在四川美院教书，接触很多学生，这些年四川美院的学生当中在黑白木刻上面有一些起色，当然这跟我们的系上的教学和老师的带动也有关系，我们不能光注重到中年人，应该更多的培养年青人，把年青人吸引到这个事业上来，培养更多的接班人，我想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每一个院校都应该把培养接班人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来对待。最后一点就是说，现在是信息时代，媒体对我们的事业有重大的影响，从最有影响的美术杂志和其它的媒体希望能多多关注我们的版画事业。我想这个有发展前途，黑白的潜力还是很大。

四川美院版画系教授邹昌义：为了对鲁迅先生诞生120周年和析兴版画70周年纪念，上海的鲁迅纪念馆连续举办了4、5次版画纪念活动。中央电视台和卫视台都表达了对鲁迅先生的纪念，特别是卫视台的鲁迅先生与周树人表达得非常好，大量地宣传鲁迅先生，实际上鲁迅先生提倡的新兴木刻和纪念鲁迅诞辰是同时进行。今天王仲给我们提出的新世纪黑白木刻研讨会，也是对鲁迅先生的一个最好的纪念。我们重庆版画界开这个研讨会，我非常感动。我们重庆黑白版画过去在中国有影响，但现在低落，回忆一下整个发展历史，40年代的老一辈版画家，把它作为一个武器，作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作用，像王琦等老一辈的版画家起了很大作用。还有延安一批老版画家两种力量，当时的木刻工作者就是革命者。反正搞木刻的反动派就要抓他，他们起的作用就是革命。解放后从反映新中国的建设，反映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是起很大作用的，特别是我们重庆的版画家，创作出很多知名的作品像丰中铁的《大江东去》，徐匡的《主人》，李焕民的《攻读》等，还有林军老师的很多作品是反映作战的，和平时期的也很有艺术性，还有江牧老师作为老一辈的版画家对我们有很深的影响。我们学版画是因为江碧波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从附中2年级到毕业都很关注我们。从她的黑白木刻版画的传统。在新世纪、新时代还是要体验生活，过去讲体验生活，现在讲体验生活，怎么体验，还是要大家一起研究，是否还是大家一起走到少数民族地方或走到乡下去？有的人喜欢城市生活那就留在城市。我们要考虑在新的时代，人要有新的一些想法。第二，我们要学习老一辈的版画家，他们对创作的精益求精的精神，对稿子不满足，他们原来的造型基础就不很强却为什么搞出那么好的作品呢？就是他们对创作的精益求精，他们画稿子反复的改，那个炭粉在上面啊，厚厚一层，用刀片轻轻一刮就是厚厚一层，就是那种对事业的热爱，在那个时候，个人和党的事业是很密切连在一起的，它关注时代。那么我们现在处在新世纪、新的路跟过去那种积极性不太像，它是一种个体行为，但个体行为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它还是要关注时代，当然它还是要表现自己的个性，在探讨作品的追求方面用一种什么办法来引导？作为个人如何适应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创作，决定使用什么办法，这个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一下子说不清楚，因为现在的理论很多，美术也可以说它是丑术，反正我也搞不清，比如说那些血腥的、暴力的很多，有些杂志还认为非常高档，还评上国际上一些大奖……我觉得需要澄清一些事实，当然要通过一些文章，通过一些作品，让大家来比较，通过一些文章来争。我看过外国的介绍，说人人当艺术家，不需要什么基本功，这个需要一些文章来辩

论一下。我们对学生的要求不能随随便便，基本功上要练好，造型能力要训练。黑白木刻它的魅力是其它画种不能比的。

另外，木刻版画的本体语言的研究中还有很多发展空间，语言的研究，当然不排除刀具的改革和木板改革，有个公司叫马利，他们非常重视技术，因此我觉得对这些的研究、印制的改革，对我们黑白版画的发展有好处，包括对方方，版画家们的实践研究都非常有意义。另外一个就是重庆版画家有广泛的群众性，当时还有一群工人的版画家和农民版画家，还有很多儿童作者，所以它相当普遍，它是一个群体。因此它有广泛的群众性，形成了一个创作大军，也形成了气候和影响。现在发展趋势虽然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我们留下来的版画家经受了考验，继续在版画这条道路上奋斗，我相信他们会更执着地发展版画艺术，相信重庆的版画是有希望的，而且是后继有人的。

版画家，重庆师范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戚序：说黑白木刻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全国都是深受欢迎的，无论是从抗时期还是在二十世纪，借用重庆球迷的一句话，重庆的黑白版画一直是“雄起”的。在二十一世纪还想继续“雄起”，重要的是怎样去做。要做什么具体工作？要想在版画这条寂寞的路上打拼，单靠学传统还不行，还要有定力和毅力。另外我认为学习传统的态度应该是“师意而非师迹”，一方面要提高艺术家的素质修养，古人说：“人品即画品”，我觉得要振兴黑白版画，艺术家的人品修养很重要。其次是要深入研究问题，要定下心来做点踏实的案头工作，要多读书，艺术家首先要坐下来读书，修“品”就是修一种涵养。不认真研究问题就不懂得如何去尊重传统，也就不会理解传统和认真向传统学习，当然就更谈不上继承和发扬传统。比如说深入生活，这是好的传统，要学习就要在“深入”上下功夫，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深入生活吗？那只是形式，还不够。要了解思想感情，要研究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原因，要分析问题，才能找到打动自己的东西、个性化的艺术符号和语言。通过这次在上海的版画展出可以看出重庆版画中的那种巴渝文化的特点。巴人的大方、质朴、勤劳、勇悍、习俗，及文化涵养等等，像麻辣烫，有浓厚的重庆味，是地方特色。但我认为地方特色又好又不好，怎么看这个问题？学传统如果只作表面文章只注重技法层面的话，作品语言和风格容易彼此粘连，可能会形成新的区域性雷同现象，这就不是我们需要的地方特色，而是一种毛病，我把它叫做“离子病”。因此，学传统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要总结经验，二要吸取教训，不能固于传统，越是优秀的东西往往对人的束缚越大，只有在最优秀的地方有所突破，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想真正推动黑白木刻的发展，在新世纪对黑白木刻注入新的内容就只有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重学识、重研究、重修养、重人品、才能推动版画事业的发展，从而克服那种产生“离子病”的“传统”学习方式。不管是业余或专业作者都应向学者形象看齐，要定下心来做好案头工作，认真读书，沉下心来画作品，创作出站得住脚的优秀作品，才能促进黑白木刻的发展。

付继红：看到这样的场面很激动，各位都有精彩的演说，我认为目前对关注社会、关注人类的题材少了一些。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承前启后、相互尊重的关系，我们年轻人要浮躁一些，以后我们美院和西师的学生要向以前的老先生学习，要多下功夫，把老一辈的东西继承过来。

与会者纷纷发言，谈及了一些有学术及理论价值的问题。比如，如何挖掘艺术潜力，倡导不同风格，表现艺术个性。特别是重庆黑白木刻，如何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等问题，进行了很有见地的讨论。发言的还有张启文、钟纪明、陆平、沈小虞、邓成用、徐亮、黄作林等。

(根据重庆师范学院艺术设计系记录稿编)

